



温新阶/著

红磨坊

成都出版社

红磨坊

温新阶/著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011号
CHENGDUCHUBANSHE

红磨坊(《百家文丛(2)》)

作者 温新阶
责任编辑 罗韫玉
封面设计 晓平
技术设计 晓平
责任校对 王扶

出版发行 成都出版社
地址 中国·成都市西一环路北一段18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电话号码 (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双庆印刷厂
版 次 1995年9月第1版
印 次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54
字 数 10,800千
印 数 1—12,000册
书 号 ISBN7—80575—834—4/I·211
定 价 72.00元(全套1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百·家·文·丛



主 编 傅德岷
副主编 邢秀玲 孙和平(执行)

总序

□林 非

我衷心地为《百家文丛》的问世而欢呼。

《百家文丛》的出版计划相当庞大，既包括学术研究方面的优秀专著，又辑录文学创作方面的出色作品，堪称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壮举。

鲁迅曾说过一句十分朴实的话，叫做“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忽然想到（五一六）》）。人活在世界上，首先得要谋一个温饱的生活，否则就无法存在下去，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活着，却远离和放弃任何的文化活动，只能算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苟活而已，哪里还谈得上向更高的境界发展呢？恩格斯也说过一句大致相似的话，叫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同样也说明人类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后，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

如果整个民族都能够从事这些具有文化内蕴的精神活动，就不仅可以使自己变得更为智慧，而且还能将它反馈

到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去，这样就一定会大幅度地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像这样造成思想文化跟物质生产、社会制度之间的良性循环与相互反馈，正是为了促使中华民族走向更大的辉煌。《百家文丛》编辑同仁们不遗余力地惨淡经营，其强大的动力和根本的目标正在于此。

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全部活动，既可能会受到某一种时代主潮的束缚和禁锢，也可能会受到某一种时代主潮的鼓舞和推进。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迅速地向前迈步，比起二十年前那种封闭和专断的气氛来，显然是要健康和合理得不可比拟了。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在那种不允许自由思考和想象的严酷气氛中，只能够写出人云亦云和千篇一律的文字。而在今天渐趋开放和民主的比较良好的社会氛围中间，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的空气，比起以前来不知道要浓厚多少倍，这样就完全有可能写出许多具有科学创见的学术专著，和充满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我们绝对不应该辜负时代的赐予，而要发奋努力，坚持不懈，力争通过我们自己撰写的文学作品和研究专著，使得中华民族变得更为文明起来。

所谓“百家”，当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我迫切地希望在长期出版下去的这套丛书中间，涌现出许多为广大读者朋友所喜爱的著作，以便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新文化的伟大征程中作出贡献。

1994年10月25日于北京

温新阶的散文

秦 娥

我常常是温新阶散文的第一个读者,因此有资格说一说温新阶的散文。

注重真情实感是温新阶散文的一大特点。他教写作,自己也写作,因此,他是恪守写作的二重转化的规律的。现实生活中深深地打动了他的人和事,经过内化处理,再写成一篇篇充沛情感的散文。他认为,感情是散文的灵魂,离开了感情,堆砌一些辞藻,描绘些壮观的场面,玩些语言的技巧,都不是好的散文。所以,他不喜读刘白羽和秦牧;刘老的散文铺张扬厉,场面壮观,豪情满篇,总觉得那情感未必真实;秦老的有些散文或说理,或介绍知识,说是带有文艺性的议论文和知识小品似乎更恰当些,因为里面感受不到情感的冲击。温新阶主张为情而文,但他又不喜一种感情的渲染和泛滥,他的散文总是在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淡淡的却又使人心漾动的情感,或通过对话抒情,在他的散文里很难找到裸露的抒情的句子。

温新阶散文的语言也是有特点的,他初期散文的语言以清新朴实见长,力求自然,不着浓彩,不施粉黛,娓娓叙来,于平淡中见功力,以不讲技巧为技巧。但另一方面,他有时也一

2 红磨坊

反常态写一些语言很现代的篇什,用象征暗示的手法,语言或华丽,或朦胧;或深邃,这一点,曾受到韩少华老师的批评,他却以试验多种风格为由,仍坚持照写不误,因此,打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小雨中的回忆》,往往感到语言风格不尽一致,两种不同的美学情趣作用于同一个读者,怕是效果不好,因此,这一次便将第二类作品全部收入另一部散文集《走过你的窗子》另行出版。

温新阶散文中写人的篇章较多,在他描写的人物中,老人和女性是写得最好的,他很善于体味老年人的某些心境,把他们对过去的留恋,对现实的困惑,对传统道德的努力张扬或者对人类社会深刻地洞察较好地表现出来了。

温新阶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外表漂亮,内心美丽的“淑女”,她们身上有传统的美德,又渴望去体味新的生活,她们观望、试探终于没有大的举措,在观望和试探中耗去了如花的岁月,最终是没有跨出去一步依然对现实的默认和忍受,这或许正代表了他的女性鉴赏观,他不喜欢过于保守的女性,也不喜欢过于新潮的女性,希望他们保留传统的温柔和贤慧,又接受新的时代的一种不夸张的漂亮、潇洒和适度的解放,其实,这也正是他自身生活态度的影征,他渴望新的生活,又缺乏告别过去的勇气,就把某种希望寄托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然而连这种寄托也是很有限度的。但不论怎么说,温新阶笔下的女性是实的,一种传统和现代结合又更多地偏向传统的美,一种娴淑的美,一种自然的美,一种朴素的美。据说,已有大学毕业生以《温新阶笔下的女性美》为题做起毕业论文,不知他怎样评说。

温新阶散文中的人物故事多有虚构,他还用第三人称写

散文,他甚至还以女性的口吻写了一组散文,这些都是散文之大忌,曾受到一位评论家的批评,而他却自有主张,他认为散文如果一定要“我”经历的事,而一个经历相对简单的人就不会有多少素材来写散文,散文就会走进一条死胡同。他还认为散文应该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刻画人物表现生活,这就不能完全排斥用第三人称来写散文,散文的真不应该“真我”的“真事”,而应该是角色的真(即你在散文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就应该有这个角色的真实感情),比如说“我”本来是一名教师,而在散文中却把“我”写成一名医生,只要他写了一个医生真实可信的故事,抒发了作为一个医生的真实的情感,就不能说这篇散文不真。这些观点他在《当代散文一百家》中作了详细阐述,散文界怎样看,尚不可知。

温新阶的散文也有明显的缺点,注重了文章的真情实感,注重了营造意境和氛围,注重了细节描写(他是很会写细节的,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正是某一两个细节的成功而带动了全文的成功,换句话说,如果抽去这一两个细节,这篇文章就一文不值了),但有些文章却写得较为肤浅,不够厚实凝重,缺乏必要的哲学意蕴和文化色彩。因此,读他的散文作品可以使人感动,但不易引起人的震动和深思,他的作品在中学生中有不少读者,但在散文界还缺乏应有的地位。造成这个毛病的原因一是他读的书还不多不够系统,尤其是理论色彩较浓的书读得较少;二是他的经历较为单调,过去长期居于一隅,视野还不开阔;三是他处于一种安稳的生活环境,生活中缺乏波澜缺乏变革缺乏多层面的丰富情感历程的体验,思想就在某一个平面往返运动。对这些,他本人已有认识,他已开始有计划地读一些书,并到祖国各地游览,又去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

4 红磨坊

去年还赴日本访问了一次，视野开阔多了，因此，他近期的散文有较大改观，显得凝重些、厚实些了，哲学意味和文化色彩也有较大加强，只有这样继续努力，才有可能接近大家。

温新阶年届不惑，正是创作的成熟期，常常有各种构思和意会涌来，但他苦于没有时间，忙于教学，又当两个学校的校长，穷于应付，作品愈写愈少，这是很可惜的事。他多次向领导提出申请，辞去校长职务，希望有一个较好的写作环境，县委领导对他的这一要求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同意了他的辞职申请，并且表示进一步考虑创造专门从事写作的条件。对这一点，温新阶是感激不尽的，他愿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报答领导的关怀。我相信他是会做得到的。

在温新阶的第二本散文集《红磨坊》出版之际，我写这些话，权且为序。

1995年4月

美 丽

买好了去重庆的火车票，就去游都江堰和青城山。回来的时候，车在路上抛了锚。赶回成都军区饭店，离开车只有40分钟了。慌忙收拾东西、退房，准备去赶五路中巴，刚好还来得及，偏偏电梯出了故障，忙不迭地从七楼跑下来，已是大汗淋漓。出了门，就见饭店门口停了一辆“的士”，因为时常听到的士宰人的传闻，我一向是不敢“打的”的。我越过那辆小巧秀气的红色夏利向五路中巴车站走去，也许是时间紧迫的缘故，走过那辆“的士”时，我本能地朝车里瞟了一眼，司机是一位美丽俊俏的姑娘，白里透红的皮肤，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大眼睛，偏偏在那美丽的脸蛋上头，又扣上一顶遮阳帽，更添了一分俊秀和生动……

在那一瞬间，也许是为美丽所动我毫不犹豫地拉开了那红色的车门。

小车奔驰着，切割着一幅幅都市风景，我的意识也加速流动起来。

一辆车，其实是一小块社会，是从偌大的社会机体上临时分割的一小块，尤是在都市，该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是在车里度过的，但往往却是陌生人，临时地容进这一个小小的共同

2 红磨坊

体,他们在思想里,在语言里乃至在眼神里相互感受着对方的存在,也感受自己的存在。也许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也许他们无一相通,也许他们日后会成为朋友,也许他们以后会成为仇敌,但多数是什么也不成为……这样想,就有了几分哲学意味,有了几分关于生存思考的意味,就愈发感到世界的不可捉摸,不可驾驭,感到人类自我挣扎的力量是多么微弱而且渺小,不论换一种什么方式,总是跨越不过命运的围墙。

小车平隐地在都市的脉膊上滑动,女司机那从遮阳帽后面漏出来的一束黑发总在我眼前晃动,自然而柔和,少女的头发往往是最为含蓄的动人部分,自然地垂挂,自然地随风轻扬,都是美的最好平衡式,那些用电、用蒸气……一言以蔽之,加以人工做出的什么什么发型,都是对美丽的本质的扼杀,人类在想办法创造美丽的同时,往往毁灭了美,真担心将来每个女人都要去穿金戴银,都要去浓妆艳抹,都要去做什么“发型”,那另一半天空就污秽不堪了,因为人类不需要工业化的女人……幸好这位女驾驶员也许是懂得美的真谛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恰到好处的、真切实在的美,就如九寨沟的湖泊一样。从反光镜里看她的脸,总是从容、娴静、自然,美丽不需要做作。

我深怕她从反光镜里发现我在看她,被一位女性尤其是美丽的女性发现你在看他是极不好意思的。于是,我把目光移向窗外。这时我忽然想,这个川妹子会不会宰我一刀呢?由她去吧,反正现在已经身不由己,况且人有时难免是要被人宰的。既然如此,被一个美丽的少女宰一刀终归还是好受一些,也许会是一种在记忆的长河中永远抹不掉的回忆。

容不得我多想,车已经开到了火车站广场,女司机黑发一

甩，“48元”，我马上掏出一张50元付给了她，我没有问这车的起价是多少，也没有读计程器上的数字，难道是因为她的美丽，我就如此大方如此潇洒吗？也许是我不愿弄破我自己放飞的彩球，我想让一种美丽一直美丽下去。

她已扶起“空车”的标志，就要倒头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姑娘，有件事托你帮个忙，我照了两个胶卷，送照相馆了，我来不及取了，烦你帮忙取出来给我寄过去，拜托了。”我把取照片的条儿、我的名片和一张50元的人民币往车里一丢，就奔检票口去了。

我刚上车还没找到自己的铺位，车就开动了，列车驶出成都站不远，在一条和铁路并行的公路上，停着一辆红色夏利，一位戴遮阳帽的姑娘倚着车门站在那儿，我一下看清了，是她，于是，我向她挥手，她也向我挥手……

我回到单位不久，便收到她寄来的照片，信封里附了一封信，信上说：“照片寄给你，请收，那天多收了你18元车费，连同取照片余下的钱都买成纪念邮票，给你寄钱挺麻烦，感谢你对我的真诚和信任……”信末没有姓名，信封上也只是照相馆的地址。

读着这封短信，我沉吟良久。我想，美丽并不完全等同于漂亮，美丽还需要真诚。

我将永远珍藏那些纪念邮票，虽然我一直未曾集邮以后也不会集邮。

独上高楼

夕阳已经烧红了天之一隅，如碧水中舞动的绛绸，一漾一漾，曳曳不断。

有几声清脆的鸟叫，划过那一株香椿树，然后颤动着消失于空中，连那黑影儿也掠过高高的房顶倏地就不见了。

竟然就有了一丝莫名其妙的怅然，于是登上 5 楼的平台，去觅那鸟儿的芳踪。

或许是久未登高吧，初上高楼，竟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站在楼顶，往下看去，房舍俨然，田畴森森，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在大地上忙碌奔走。人也许是最奇怪的动物，精心地策划，不停地挣扎，总想摆脱某种东西，又总想得到某种东西，有趣的是越想摆脱的东西粘附得越紧，越是想得到的东西却越是觅之不果，于是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的剧。

再看远处，群山逶迤，若隐若现，不知道那极远极远的地方是怎样的一片乐土，也许就有花香鸟语，就有涣涣流泉，就和少男少女沐了夕阳在草地上舞蹈……

独自站在这高楼上，宁静极了，似乎听得见生命的喧响，似乎触摸到了上帝的手臂，似乎就遁入了时间隧道叩开了昨

日的宫门。

几缕薄雾在我眼前慢慢移动，终于看见了兀立的山头，那山竟酷似我故乡的秀峰山，仿佛就见了父亲背着一捆柴禾从山上归来，听得见他的打杵碰在石板上的清脆的响声，走在父亲后面的母亲，她正为那一窝仔猪采回一背篓嫩葛，夕阳照着她瘦削的身影，她拢起了搭在脸上的头发，就听见那熟悉的歌喉了：

高粱叶儿翠，
妹妹来相会，
说不尽的语言，
掉不完的泪……

山下便是我工作了 11 年并做了 5 年校长的秀峰桥中学。

学校的操场很大，操场边上有一排高高的白杨。每天吃过晚饭，我总喜欢在那杨树下独坐。

晚风吹动着树叶哗哗作响，操场坎下的小溪里河水汨汨流动。

学生们上自习了，几个遵守每日一场球的准则的老师也收起篮球洗澡去了。

坐在那杨树下，看看空荡荡的操场，地面一片灰白，篮球架很有精神地耸立着，透过那排球网眼望去，依次是教室、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我是一片宁静而又烦乱的世界，一片文质彬彬又充满矛盾的世界。

我就坐在那树下，筹划学校的工作，思考学校的未来——升学率、将要倒坍的危房、职工福利、单身职工的对象……这

6 红磨坊

一切，每天都在我的思维网络里撞来撞去，每每坐在这树下，我便将纷繁的思绪理出个头绪。

我并不聪明，却能勤谨地工作，终于诞生了两栋楼房，终于有了更多的学生考上了重点高中，也终于有了源源不断的告状和匿名信。

我算不上勇士，我算不上强者。

当我又一次坐到那株高大的杨树下时，我终于决定离开这所流过汗流过血的学校，离开这块我挚爱的土地。

我真的要走了。我的感情是脆弱的，我最怕送行。我是趁老师开会时走的，老师们还是在新校长带领下来了，几十人站在那儿，围着我，这就是我昔日的“士兵”，其间老的曾是我的老师，年轻的又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我不知道说什么，该说的在各家各户为我饯行的酒桌上已经说过了，再说些什么呢？“对不起？”有什么意义？“我还会回来？”那就成了胡汉三！

汽车启动了，那一瞬间我的泪水涌了出来。

汽车驶过了那座石桥，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了还在挥舞的手臂。

我就这样走了！

我后来去过几回秀峰桥，当我爬上那一道栽着白杨的石坎走上操场时，教室的那一排窗子便次第打开，接着便探出一个一个的脑袋，再接着是一片声的亲切的叫唤。

老师们依旧热情地待我，争先恐后地安排酒宴，末了，还要送我羊腿、猪肉、香菇、土豆……我当了5年校长没收过老师们的东西，此时，我是来者不拒，因为我们之间已经完全解除了任何利害关系，剩下的纯粹是友情。

离开秀峰桥3年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时间愈久，思之

愈切。我真想回到那一片平凡且有些荒凉的土地上去，人的生存是需要一种土壤的，我的土壤或许就在那儿。

夜幕降临了，那座酷似秀峰山的山头早已不见了，所有的山头都看不见了，看得见的是远远近近的楼群都睁开了眼睛。

我独自踽踽地下楼而去，第二天，我再一次登上高楼，并没有见到那酷似秀峰山的山头。

自此，我不再登楼。

